

## “消失在大同的那些曾经”之：书摊儿(上)

□ 任翔宇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郭德纲说以前在天桥撂地儿说相声是吃开口饭的,拜码头、凭能耐还得看老天爷的脾气,赶上坏天气街上没人,那这一天就没了收成,吃瘪饿肚子也就在所难免。

其实看老天爷的脾气的行当又何止是相声快板儿大鼓书,当年的书摊儿,也算一个。

书摊儿如今算是彻底没有了,手机啥没有啊,搜百度零点零几秒的事儿。即便是有书摊儿,也是潘家园儿或者图书市场的旧书摊儿、打折书摊儿,一锤子买卖,交钱拿书走人,是个生意,不是个消遣。

而曾经,书摊儿也是个靠天吃饭的生意,还是个全民咸宜的消遣方式。

过去书摊儿分两种,报刊杂志武侠言情类的算一种。租售皆可,出现得晚,主顾大多是城郊换乘或者是闹市闲逛等人,所以大多集中在车站或者电影院百货店门口,工人体育场门口也有过,毕竟,那些开运动会的中学生也难得有个看闲书的空闲时光。下寺坡北口上曾经有一家,上世纪八十年代《霍元甲》在电视台一播成名后,

港片港剧风靡一时,这个书摊的老板很有眼光,早早就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进回来一批武侠小说,《冰川天女剑》《七剑下天山》《射雕英雄传》,得益于电视台和录像厅83版《射雕》的播映,这些书也广受欢迎,梁羽生和金庸才渐渐为人所知。后来,几乎每个学校的门口都会有书摊儿,古龙、诸葛青云、温瑞安以及琼瑶、三毛、岑凯伦、亦舒、倪匡、罗兰等各获拥趸。一套《七种武器》七本儿,租一天一本三毛钱,一套算两块,一个礼拜下来就回本儿了,这买卖,合适。看书的也合适,随手翻不要钱,老主顾上午租了下午还,要是老板心情好也可以不要钱,毕竟,闲着也是闲着,愿意租书的也就那么几个。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生意,想不火也难。

再后来,时代变了,武侠言情怎么也比不了《圣斗士星矢》《孔雀王》这样的动漫,这些书摊儿终没有敌过哪怕是一间小炭房儿改成的租书小商店。西箭道篷布厂坡儿上的临街小房间,师校街路西院开墙一个窗口就能开张的小店,原矿务局校北街和文化街交界的犄角儿门脸儿,在消亡和改

弦易辙变成铁皮房子卖报纸杂志直至彩票儿零食的挣扎间起伏不定,当江枫从武汉背回一大摞盗版古龙的书也不过花了租书摊几本书的押金时,租书的时代就已经从黄金进入黑铁。门头挂报纸的招牌还是挂邮局、彩票中心的招牌取决于补贴,亭子间样式的统一与商品的供货配送固然整齐好管理,但是反而失去了早期草莽般的简单和个性,泯然矣。

即便是这样的摊儿,也因为惨淡而日渐稀少。以前到一个城市买一份当地的晚报或者都市报看看当地风土人情天气情况市井文化的渠道,只能从手机里获取,这也不是不行,但是没有了面对面的寒暄闲聊、手交手的钱报两讫,大众点评或者美团之类的推荐就显得可疑得多,回过头怀念从前,回不来了。

还有一种,历史久、受众多,而且,更值得被纪念——小人书摊儿。

上个世纪,前前后后有几十年,小人书都可以算是风靡大街小巷的。小人书是小开本,64开居多,巴掌大小,题材包罗万象,有历史演义、民间传说、科幻小说

等,最受欢迎的是三国、水浒、说唐、西游记、杨家将、岳传、三毛等家喻户晓的故事,外国童话、现代战争和惊险侦破故事也很吸引人。上图下文或左图右文,图用黑色线条规规矩矩框起来,下面配有几行讲述情节的文字,早年间内页多是黑白的,只有封面是彩色的,后来用了全本儿都彩色印刷的,可是小人书的命运也基本上走到了尾声。虽然名称里有“小人”两个字,但并不都是小孩子在看,大人也会看,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这样的名著,纯文字的读本不一定看过,但连环画——小人书多少都翻过一些。一本小人书拿在手里,前前后后翻来覆去可以津津有味地翻上好几遍,一点儿也不觉得厌倦。



## 随手拍大同



秋意浓

瑀儿 摄



大同方言

## “活该”当为“合该”

□ 韩府

几十年来,笔者始终醉心于大同方言的研究,之所以能使人醉,原因之一是这种研究的收获是多方面,有时还会有许多意外。比如,笔者的一项发现就是:现代汉语中“活该”一词的写法是错误的。

那么,正确的写法应当如何?应该是“合该”二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合”字在古汉语的读音是今人“活”的音。不止是这一个字,与它同音的“河”“和”也一样。上面所谓的“古汉语”,其实不必追到中古,实际上只大约一百多年前,中国大地上人人都把“合”“河”“和”读作“活”的。远的且不说,试听京剧,演员们无论道白还是唱腔,都一律是这样。清楚地记得有次电视节目为了喜剧效果,让著名武生王金璐先生用京剧唱“一条大河波浪宽”,老先生唱出的就是“一条大活波浪宽”。就大同方言来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亲耳听长辈们念书、读报纸,发现他们都是把“美帝和苏修”读作“美帝活苏修”,几乎没有例外。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几个字乃至这一组字的古音本来就读“活”。再扩大一点看,不只是这一组同音字,就韵母来说,现代汉语读

“e”的,在古语中原来都读“uo”。还就大同方言来说,“颗”字,老大同人都是把它的韵母说成uo。比如曾多次见老人们指责被他鄙视的人时会说,“就你那颗头……”云云;身体的皮肤上起的颗粒状丘疹,老大同人也一律叫成“颗颗”,韵母也是“uo”,即与“果”同韵。其实,具备一定语言学知识的人也可以反过来想,“颗”这个字的声旁本来就是“果”,它不会莫名其妙地与“哥”同韵。此外,老大同话中,“科长”的“科”、表示打人的那个动词“黠”的韵母都与“果”同韵。

再从“义”上来看,“合”字的一个引申义就是“应该”,稍大一些的辞书都会有明确标注。由此义项组成的词就有“合当”“合该”。比如白居易的那句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时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合”显然就是“该”的意思。“合”的意思是“该”的文献用例数不胜数,故不再列举。以下只举古人直接写作“合该”的例句。先看明代文学作品:

众太监、校尉俱道:“你师兄果有手段,医好国王,他也该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该下拜。”(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

八回《朱紫国唐僧论前世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另一部明代著名小说也有同样的用例:胡悦合该晦气,被他花言巧语说得热闹,将所带银两一包儿递与。(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

实证就摆在面前,可见笔者不是口说无凭,因而亦无须赘言。

最后,再从词法角度来说,“合该”是个“同义复音词”,就是说“合”与“该”的意思完全一样,“合该”一词是由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词素叠加起来组成的双音节词。在文言中,单音节词更多,但在口语中人们更喜欢或习惯使用双音节词,像“合该”这样的双音节词,既有强调或加强语气的作用,又有区别功能——与其它同音词相区别,以避免误解。显然,单音节词因同音者太多,更易于误解。

总之,受大同方言中保留的“合该”一词古音的启发,笔者联想到现代汉语的“活该”一词,因而催生了此文。严格地说,“活该”的写法是今人迁就现代读音的一种俗写,如果从“遵古”的一面来看,当然是应以“合该”为标准写法的。

